

飘如游云

矫若惊龙

中国古代服装之美

文尹笑

中国古代服装犹如一幅长卷，在数千年的长河中徐徐展开，呈现出繁复万千的美态。通过款式、色彩和图案的暗示，服装蕴含了中国人对宇宙万物的理解，令人追想。

自周代开始，中国的冠服制度已趋于完善，服装被纳入了历史的意识形态之中。孔子云“服周之冕”，冕服是中国统治者最高级别的服装。典型的冕服包括冕冠，上衣下裳，腰间束带，前系蔽膝，足蹬舄履。衣裳多为玄衣纁裳，以象征未明之天、黄昏之地，帝王绣卷龙于上，集各种自然景物成纹样（含寓意）于衣饰。冕服制度经周朝大备以来，历代帝王延承改变，相伴度过了整个古代历史。《书·益谟》中：“予欲观古人之象，日、月、星辰、山、龙、华虫作会（绘），宗彝、藻、火、粉米、黼、黻，绋绣以五彩彰施于五色，作服汝明。”以上十二章纹饰寓含天象地形、身份等级等意义，而此十二纹样在历朝历代中延续下来，构成了中国服装特有的服饰等级特征。

先秦时期，诸学派争鸣，文化思想活跃深入，也带动服饰



〔唐〕阎立本 历代帝王图

美学的发展。这些思想或因长期占有统治地位而形成绝对权威，或隐藏于中国民众意识深处，对民族审美文化心理产生深远影响，成为精神支柱或慰藉。儒家注重服装内含的制度、规范、秩序等意义，提出“文质彬彬”“宪章文武”；道家注重精神的自由和舒展，提出“披褐怀玉”“甘其食，美其服”，直接影响了后世魏晋时期尚通脱的士人的着装观念；墨家节用，提出“先质而后文”，只求“食必常饱，然后求美。衣必常暖，然后求丽”……思想的丰富带动了服装美学的兴盛。中国服装繁荣富丽的多向发展获得了巨大的思想支持。

先秦时期，最有代表性的服装当属深衣。《五经正义》中载“此深衣衣裳相连，被体深邃”，大概为不开衩，衣襟加长，形成三角绕至背后，以丝带结扎，上下分裁，于腰间缝为一体，上衣合体，下裳宽广，长至足踝或曳地。一时间，文武都以此为尚。深衣将身体裹得很严，明显带着中原礼教的审美色彩。质朴的美感不因添加绘饰减弱，

反而突出先秦时期人类质朴至美的追求。《诗经》描绘的“缟衣綦巾”“缟衣茹蕙”体现的就是这种朴法端庄、清澈明朗的美感。

先秦还有一种衣衫之美影响了后世服装观念。体现在文学中，就是屈原的《楚辞》。屈原好“奇服”，重“内美”与“修能”，常以香草自饰，“制芰荷以为衣兮，集芙蓉以为裳”，“佩缤纷其繁饰兮，芳菲菲其弥章”，以张扬浪漫的辞句对于服装进行了丰富强烈的描写。虽然服装在屈原这里是以美德修养象征而存在的，但因其神秘而富有生机直接影响了后代文人讲求华丽高雅的风尚，成为中国古代服装美学的一个独特现象。

先秦服饰好像三代鼎彝、战国帛画之于美术史，奠定了上衣下裳，上下连属等中国服装的基本形制，并开始显露中国服装图纹富有意义、色彩有所象征的民族传统文化意识。

秦始皇凭借“六王毕、四海一”的宏大气势，推行“书同



信期绣丝锦袍
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
公元前2世纪

文、车同轨、兼收六国车旗服御”，汉则借丝绸之路打通海外通道。中国服装进入了宏大气象的文化氛围中，显露出英武质朴的力量之美。

秦汉时期，男子几乎皆穿袍服，尤其汉一直以袍为礼服。汉袍以大袖为多，袖口部分收缩紧小，称之为袪，全袖称为袂，故有“张袂成荫”之称。袍依下摆分为曲裾袍、直裾袍。曲裾袍是在深衣式样上发展出来的，至东汉才渐渐消失。直裾袍则是在西汉出现、东汉盛行的。张衡《四愁诗》中写“美人赠我貂襜褕”，即指直裾衣。汉代出现了有裆之裤，称袴，合裆短裤，称犊鼻褌。汉墓壁画与画像砖中常可见此类服饰，多为体力劳动者，或舞百戏之人，间有外罩短袍的。

妇女的礼服仍保留先秦习尚，衣襟绕襟层数在原有深衣基础上增加，下摆更趋肥大，腰身紧裹，衣襟角处缝一根绸带系于腰或臀部。在穿着上下连属的深衣和袍服同时，秦汉妇女也穿着襦裙装，这是上衣下裳的古制。襦是一种短衣，长至腰间，穿时下身配裙，《陌上桑》的罗敷女“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湘绮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”，贤惠美好的女子形象跃然而出。襦裙装与深衣两种形制构成中国服装款式和着装的全部，变幻无穷的众多款式和整体形象都是从这里衍化出来的。

秦汉服装的大气中蕴含着民族服装融合的迹象，充满着铿锵的力量，审美中厚重质朴的雄浑感都是后代莫及的，为中国服装史打开了另一条审美思路。

魏晋南北朝政治多变、生活动荡，士人更趋向老庄的逍遥放旷，魏晋风度是这一时期士人精神的最好诠释。人在觉醒的同时赋予了服装的洒脱气质和审美风格。

褒衣博带是魏晋南北朝主要的服装风格，因文人雅士的穿着益发凸显特色。“竹林七贤”以其潇洒物外的心态着宽大衣衫，或袒胸露臂、披发跣足，“世人闻戴叔鸾、阮嗣宗傲俗自放……或乱项科头，或裸袒蹲夷，或濯脚于稠众”。《晋记》载：“谢鲲与王澄之徒，攀竹林诸人，散首披发，裸袒箕踞，谓之八达。”文人为避宦海浮沉不得已沉于酒、丹，尚清谈，既清静文雅又内心不无彷徨，遂放浪形骸，体现于服装中便成为独特现象。《晋书·五行志》：“晋末皆冠小而衣裳博大，风流相仿，舆台成俗。”一时，



〔汉〕彩绘木俑



〔东晋〕顾恺之 列女仁智图



“竹林七贤”（局部）东晋砖刻画

上至王公名士下及黎民百姓，均以宽衣大袖为尚，只是耕田劳动的人仍是短衣长裤，下缠裹腿。除长衫之外，男亦着袍、襦、裤、裙等。

魏晋南北朝时女子服装多承汉制，常服主要为衫、袄、襦、裙。款式除大襟外还有对襟，显然受到了北方民族服装的影响。领与袖施彩绣，腰间系一围裳或抱腰，亦称腰采，外束丝带。妇女服饰风格有窄瘦与宽博之别。妇女着装之风流韵致均现于诸诗中，南梁庾肩吾《南苑还看人》云“细腰宜窄衣，长钗巧挟鬟”，咏窄式衣装之美；吴均《与柳恽相赠答》的“纤腰曳广袖，丰额画长蛾”，则是咏宽衣的潇洒与标致。深衣仍在妇女中流行，并在下摆部分发生明显变化，使人将下摆裁制成数个三角形，上宽下窄层层相叠，因形似旌旗而名之“髀”。围裳中伸出数条飘带，名为“襜”，走起路随风飘摆，如燕轻舞，有“华带飞髀”之美形。

犹如那个朝代更迭的历史时代，魏晋南北朝时期各民族服装风格屡屡变化，《抱朴子·讥惑篇》云“丧乱以来，事物屡变，冠履衣服，袖袂财制，日月改易，无复一定，乍长乍短，一广一狭，忽高忽卑，或粗或细，所饰无常，以同为快”，其乱世之风、服装之变化流向隐于文中。

服装目睹了魏晋士人的洒脱与困惑，其时伴随出现的诸多文论、审美题旨如风骨、风韵、空灵、情致、神韵等亦对

服装风格产生重要影响。政治的消极促进了文化的积极，服装随着魏晋风度彰显了整个时代的审美趋向、社会风貌及人物品藻。

隋唐是中国几千年中灿烂博盛的一页，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分裂，走入统一，疆域辽阔，经济发达。唐代的中国以无上的尊荣君临天下，大唐人自信、胸怀博大，文化广采博收的态度造就出新奇美妙、充满朝气、斑斓多彩的服装局面。服装与文化、艺术、医学、科技共同构成了唐全盛时期的灿烂文明。

隋唐时交流活跃、民风奢华，男装盛行圆领袍衫，又称团领袍衫。一般为圆领、右衽，领、袖及襟处有缘边。文官衣略长至足踝或及地，武官已略短至膝下。袖有宽窄之分，多随时尚而变异，有加襴、褙的，其中一些款式还延至宋明。隋与唐初，尚黄但不禁黄，士庶均可穿着。总章元年才明确规定除天子外等不许着黄。此基础上，使得“黄袍加身”成为登极的象征，一直延至清王朝的灭亡，长达千余年，以致黄色作为御用色对中国社会文化意识起到相当强的制约作用。一般士人未进仕途者，则皆以白袍为主，有“袍如烂银文如锦”之美。

隋唐的女子服装是中国古代服装昂然怒放的华章，其服之丰美华丽、奇异纷繁，令人目不暇接。主要分为襦裙服、



〔唐〕舞乐图 屏风 绢本
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

男装、胡服三种配套服装。襦裙装为上着短襦或衫，下着长裙。上襦很短是女服特点之一，领口样式繁多。盛唐时思想开放，女子流行袒领。最初多为宫廷嫔妃，歌舞伎者所服，但一经盛行，连仕宦贵妇也予以垂青。袒领短襦的穿着一般可见女性胸前乳沟，这是中国服装少见的服式和穿着方法，著名的“粉胸半掩疑暗雪”和“二八花钿，胸前如雪脸如莲”描述的就是这种媚人美态，引人翩然遐想。

裙子是当时女子极重视的下裳。唐女子喜将长裙裙腰提高至腋下，以绸带系扎。有的可以上身仅着抹胸，外面直接披纱罗衫，只是上身肌肤隐隐显露，所谓“惯束罗裙半露胸”。裙身或长可扫落梅，或丰拖六幅湘水。武则天时还有将裙四角缀十二铃的，可随步叮当作响，裙色多有深红、杏黄、绛紫、月青、草绿，以石榴红裙流行最长。李白之“移舟木兰棹，行酒石榴裙”，白居易之“眉欺杨柳叶，裙妒石榴花”，一时长安石榴花发街欲焚，千户女儿尽红裙。在多种裙装中，唐中宗时安乐公主的百鸟裙为织绣史上的名作，以百鸟毛织成，白昼一色，灯下一色，正看一色，倒看一色，成百鸟形态，富贵人家女子竞相仿效。妇女穿襦裙装时，还可加半臂，佩披帛，是重要点缀。半臂似今短袖衫，披帛当从狭而长的帔子演变而来，成为披之于双肩，舞之于前后的一种飘带，在留存至今的壁画与卷轴画中多处可见。

唐还有女着男装和着胡服的现象，也可见出唐代对妇女束缚远小于他朝。《新唐书·五行志》载“高宗尝内宴，太平公主紫衫玉带，皂罗折上巾，俱纷砺七事，歌舞于帝前……”而“至天宝年中，士人之妻，着丈夫鞭衫鞭帽，内外一体也”；姚汝能《安禄山事迹》云“天宝初，贵游士庶好衣胡帽，妇人则簪步摇，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”，可以想见一般。玄宗时的《霓裳羽衣舞》及“霓裳羽衣曲”即是胡舞胡乐和衣裳最著名的组合。

五代时期，在晚唐基础愈显秀丽精致，衣裳渐窄细合体，披帛加长取狭，甚至长至三四米，裙腰则落至腰间。南唐顾闳中《韩熙载夜宴图》则可见着装风格已由雍容丰腴渐变为秀润玲珑。

隋唐服装没有矫揉矜持之态，开放、丰美的审美取向使今天的中国人还对它的繁华充满向往与回望，以致今人对千



〔宋〕赵估 摹唐代张萱捣练图（局部）



〔宋〕灵鹫球纹锦袍

〔宋〕佚名 四美图 王己千藏



传统服装样式还名以“唐装”。

宋时大一统的局面已不复存，唐代的宽松人文主义思潮在宋朝直接受到扼制。宋人推崇理学，宣扬“三纲五常、仁义为本”，直接影响到宋代美学定位。宋尚理性之美，建筑的白墙黑瓦，绘画的水墨淡彩，陶瓷突出单色釉，服装则趋于拘谨保守，一反唐秣丽颖奇之色，淡雅恬静。词中见写“裁剪冰绡，轻叠数重，淡着胭脂匀注。新样靓妆，艳溢香融，羞杀蕊珠宫女”，可见当时风尚。

宋服样式变化不大，远不及前朝的丰富开放。宋代男子以襦衫为尚，即无袖头的长衫，上为圆领或交领，下摆一横襕，以示继承上衣下裳之旧制。帽衫是士大夫的交际常服，一般是头戴乌纱帽，身穿皂罗袍，束角带，登革靴。紫衫，初为戎服后演变成官员的便服。裘衣，于诗词中常可见到，苏轼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有“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”。宋代工商各行均有特定服装，所谓百工百衣。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中绘八百余各业人士，在人声鼎沸、车马喧嚣中给服装以热情的描绘。宋代以背子最为特色，盛行于女服中。背子以直领对襟为主，前襟不施襻纽，袖有宽窄二式，衣长有齐膝、膝上、过膝、齐裙至足踝几种。另在左右腋下开以长衩，有明显的辽服影响因素，也有不开侧衩者。因其舒适合体典雅大方，上至后妃下至婢从，均喜服用。宋代妇女在保持晚唐五代遗风基础上，时兴“千褶”“百迭”裙。宋服裙式一般修长，腰系绸带，并配有绶环垂下。“千褶”“百迭”者，用料六至十二幅，中施细裯，



〔明〕曾鲸 王时敏像图（局部）

〔明〕唐寅 王蜀宫伎图（局部）

诗中形容“裙儿细褶如肩皱”。宋衫多以纱罗为主，再绣绘图案或缀以珠玉，有“窄罗衫子薄罗裙”“轻衫罩体香罗碧”为见证。宋词也因对于女子穿着的细部描画带出清逸婉约的气质。

政治懦弱的宋朝终为强悍的蒙古政权取代，元代服装带有强烈的民族风格记号。男子燕居喜着窄袖袍，圆领、宽天下摆，腰部缝以辘线，下摆部折成密裱，俗称“辘线袄子”“腰线袄子”。公服讲究穿质孙服，加金织物“纳石矢”是最高级的衣料，女子仍以左衽大袍为主，颈前围一云肩，沿袭金俗。元代服饰制度始终混乱，相对来说，还是宋朝服装的理念对后世影响较大，宋人理学的审美思路直接影响了明清服装的风格走向。

明王朝注重恢复包括冕服制度在内的汉族礼仪。因政权专制，对服饰图案、服色规定过于具体，如人民不许穿蟒龙、飞鱼斗牛图案，不许用黄紫等色。万历以后禁令松弛，服装风格由禁锢走向世俗，趋向崇尚繁丽华美，一时间鲜艳华丽的服装遍及里巷。

明除皇太子以下不置冕服，朝服以袍衫为尚，戴梁冠，着云头履。官服上施补子以区分等级。补子以动物为标志，文官绣禽，武官绣兽，袍色花纹有着严格的规定，和明代官场森严的等级秩序形成呼应。其他各阶层男子便服主要为袍、裙、短衣、罩甲等，大凡举子等仕者服斜领大襟宽袖衫，宽边直身。这种肥大斜襟长衣在袖身上时有变化。《阅世篇》称“公私之服，予幼见前辈长垂及履，袖小不





[明] 团龙织锦夹衫

过尺许。其后衣渐短而袖渐大，短才过膝，裙拖袍外，袖至三尺，拱手而袖底及靴，揖则堆于靴上，表里皆然”。明代女子的服装主要有衫、背心、比甲、裙子等，基本形式依唐宋旧制。其中比甲原为蒙古族服式，后传至中原，汉族女子也多穿用。明中叶着比甲成风，样式似背心但无袖，亦为对襟。裙子样式用多幅料，腰间系缀数十条褶，行动犹如水纹流动。有凤尾裙，以大小规矩条子绣上图案，边镶金线相连而成。还有江南水乡妇女束于腰间的短裙，以及自后而围向前的裙，或称“合欢”。明代女装还有一种典型服式，即以各色布拼接起来的“水田衣”，作为出自民间妇女手中的艺术佳品，至今仍可随处见到，被称为“百家衣”。

明代服装面料上的花纹色彩浓重，呈现出生动豪放、简练醒目的气象。因明中后期江南产生资本主义萌芽，百业兴旺，人们丰筵而求华服，故以鱼稻之饶，尽人工之巧，服饰器具等炫人心目。一时形成北方仿效南方，尤效秦淮，改变原来四方服饰仿效京都的局面。

清代满族入关后在服装制度上坚守本民族旧制，谕“衣冠必不可以轻易改易”，出现所谓“十从十不从”的定例，以强制手段推行满服，致使近三百年中国男子服装基本以满族为模式。清代男子改宽衣大袖为窄袖筒身，无领，故穿礼服时需加一硬领，称领衣，因其形似牛舌，俗称“牛舌头”。满服沿用了汉族冕服中的十二章纹饰，只是由于满装对襟，所以前襟补子亦为两半，或是直接绣方形、圆形补子于衣上，称补服，与明代略有差异。清开衩大袍也叫“箭衣”，袖口有突出于外的箭袖，形似马蹄，称“马蹄袖”。清官服有补服、行褂、马甲等。行褂俗称“马褂”，长不过腰，袖仅掩肘。夏用绸缎，冬为毛皮。马甲为无袖短衣，其中一种多纽襟的背心，满人称“巴图鲁坎肩”，意为“勇士服”，可作为礼服穿用。

清有“男从女不从”之约定，清女平时着袍衫，初期宽大，后变窄如直筒，在袍衫外加坎肩，但不用马蹄袖。汉女平时穿袄裙、披风等，上衣由内到外为：兜肚—贴身—小袄—大袄—坎肩—披风。下裳裙式繁多多变，如清初之“月华裙”在一衲之内五色俱备，好似月色映现光晕，美不胜收；有“弹墨裙”，以暗色面料衬托绣绘式样；有“鱼鳞



〔清〕咸丰皇帝后孝贞显皇后（慈安）常服像

裙”，诗咏之“凤尾如何久不闻，皮棉单夹弗纷纭，而今无论何时节，都著鱼鳞百褶裙”。

清代服装崇尚繁缛华美，讲究丰赡细密的装饰效果。镶滚修饰清代女子衣服装饰的一大特色，通常在领袖前襟下摆衩裤管等边缘处施绣镶滚花边，以致连衣裙本料都显见不多了。从款式、色彩到工艺都显示出清代对于服装细节装饰已达到巅峰的状态。

清代由旗袍代表的繁饰美到汉装的袅娜美，将古代中国的服装美学发展到极致的境界。但同时中国服装特有的“飘如游云、矫若惊龙”之神韵，因对细节的过多索求，也慢慢僵化、凝固。就像那个时代一样，在充满了自大倾向的繁华之后走向衰落，最终被替代，中国服装以令人讶异的繁缛华美终结了几千年的审美历程，准备着新世纪的到来。

飘如游云矫若惊龙中国古代服装之美

作者: [尹笑](#)
作者单位:
刊名: [东方艺术](#)
英文刊名: [ORIENTAL ART](#)
年, 卷(期): 2006, (2)
引用次数: 0次

本文链接: http://d.g.wanfangdata.com.cn/Periodical_dongfys200602002.aspx

下载时间: 2010年3月23日